

YuDaFuZai
QingAiZhiTu

他表面上对她装得很冷淡，
心底却慢慢地燃起了爱火
一日上便所时，隆子正在隔壁洗浴，
他忍不住偷窥了她雪白的裸体……
郁达失精神上的苦闷在隆子的关心和抚慰下慢慢地消除。
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恋，
对隆子表达了自己的情感，
送给她一柄扇子，隆子则题了
一道情诗在扇子上回赠于他……

曾因酒醉鞭名马，
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
郁达夫在 情爱之途

下

少 鸿◎著 |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郁达夫在

江苏清江浦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少 鸿◎著

第十二章 心 结

—

爱情有了重大转机，郁达夫的心灵也安妥下来。他把挂在王映霞身上的心思收回来大半，继续他的文字生涯。这日他坐在创造社出版部删改文章，以至于王映霞领着张华蹑手蹑脚走到了他背后，他也懵然不察。张华笑着咳了一声，他才惊醒：“哟，孙太太，映霞，你们来了！”

“嘻嘻，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，好像不怎么受欢迎呢！”张华说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你们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！”

“只怕是来得不是时候，我看你，眼角眉梢都是怨！”王映霞敏感地说。

“也不是怨，有些烦恼而已。”他解释道。

张华笑道：“你呀，运交桃花，还有什么好烦的？”

他便告诉她们，郭沫若写了信来指责他，说那篇《广州事情》的文章不该写阴暗的东西，否则容易成为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口实；成仿吾也寄来反驳文章，甚至还说，再发那样的文章，《洪水》杂志还不如不办。对于时局的看法，他们有很大分歧。这虽然说是正常的事，可好朋友之间的误解，总是让人烦恼。

“你们这些男人呀，总喜欢为这些事争争吵吵！不知郁先生对时局有什么高见了”张华问。

他忧虑地说：“目下中国的革命，正处于转换方向的途中，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中国的封建思想很深，而民众的觉悟并不彻底，一旦出现个人独裁，那么这一次的革命成果要全部化为乌有，中国的民众，中国的无产阶级，至少要吃十年大苦！”

张华瞟瞟王映霞说：“嘿嘿，以为郁先生沉溺爱河，不食人间烟火了的，谁知你不仅如此关注时局，而且还如此悲观！”

“世道左右人生。正因为拥有了爱情，才更加爱惜生活，关注时局！国民革命左右摇摆到如此地步，对所有中国人都有影响的！”他说。

张华点头：“嗯，说得好，很实在。”

“映霞，你先带师母到楼上我房间去坐会吧，我急于发稿，编完仿吾这篇文章就上来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是不赞同他的看法吗？还编他的文章？”张华问。

“哦，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我必须捍卫他发表意见的权利。”他说。

“嗯，你对待朋友似乎比对待爱人还大度一些呢！”王映霞噙起嘴，调皮地笑笑，带着张华到楼上去了。

一到郁达夫的房间，王映霞就好奇地翻着乱放在桌上和枕边的书籍。张华在桌前坐下，四下看看说：“看这屋里的模样，就知郁先生是个大忙人啊！”

王映霞拿起一个日记本，边翻边说：“他也该忙一阵子了，老和我纠缠不休也不行，会荒废他的才华的。”

张华点头：“嗯，他还是很有事业心的。你们两个，真是天造地设，郎才女貌呢！”

王映霞不作声，紧盯着日记本，两道眉聚了拢来，脸也渐渐红了，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接着她将日记本摔到床上：“师母，我们走！”

“刚才还高高兴兴的，怎么回事？”张华问。

这时郁达夫笑嘻嘻地上楼来了，见状道：“怎么，就要走？”

王映霞指着郁达夫，眼泪流了下来：“你，你虚情假意！”

郁达夫莫名其妙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郁先生，你日记里写了些什么？映霞看了很生气呢！”张华说。

他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！前些天她不是躲着不见我吗？我写了一些气话在里边，误会、误会！”

“什么误会？那是你的真实思想！你居然这样说我，说我可恨，还说什么女人是下等动物，只晓得要虚空的荣誉。不是你死皮赖脸地追我么？怎么倒骂起我来了！”王映霞气咻咻的。

他解释道：“那不是我绝望的时候写的几句过头话么？莫计较好吗？”

“我敢跟你计较吗？你是大作家、大名人！你早想和我绝交了，绝交信都还在我手里呢。又要绝交，又要纠缠我，你究竟要怎么样啊？”王映霞扬眉瞪眼。

他急白了脸：“映霞，你听我解释！”

“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师母，我们走！”

王映霞拉着张华，撞开郁达夫，往楼下走去。郁达夫愣愣神，追了过去。他一直追到门外的马路上，大叫着：“映霞，你别走！”可王映霞板着脸，头也不回。张华拉住她：“映霞，还是听听郁先生怎么说吧？”王映霞倔强地：“不听，我们走。”张华抓着她的手不松。王映霞赌气地甩开张华的手：“你不走我走！”独自往前走去。张华对郁达夫使个眼色，郁达夫大步赶到王映霞身后。王映霞蓦地回头叫道：“不许跟着我！”

郁达夫惊得一颤，只好原地站住，望着王映霞离去的身影，急得直搓手：“如何是好、如何是好！”

张华过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呀，真像两个孩子！”

郁达夫焦灼不安，团团打转：“你还笑，这一回，我怕是真的失去她了！”

张华安慰道：“郁先生，别太担心，越吵越离不开！映霞心里一直有个结，晓得吗？这个结，是非得要去解不可的，这个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结解开了，一切都好了。”

“什么结？”郁达夫有点茫然。

“这还要我说？你设身处地地替她想想嘛！实在想不起，就去问她！”

“她都不许我跟着她，怎么问、怎么解呀？”

“她不许你跟着你就真的不跟着了？一点不懂女人，还是作家呢！快去吧，等会你找不到她了！”张华说。

郁达夫恍然醒悟，噢了一声，转身追去。

二

王映霞是真的生了大气了，他跑得慢，她也走得慢，他追得快，她也跑得快。郁达夫本来体质虚弱，加上心中一急，就始终没能追上她。于是这天的上海街头出现了一幕怪异的情景：前面跑的时髦女郎一脸怒容，却从容不迫，后面追的男士气喘吁吁，狼狈不堪，斯文全无。

跑到街旁的一个小花园时，郁达夫总算追上了王映霞，哀求着：“映霞，你消消气，听我说好么？”王映霞头也不回，只顾往前走。他紧跟在她屁股后面说：“映霞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？就不能谅解我的几句气话吗？”

王映霞仍不理睬，沿着甬道走上一座小桥。

他紧跟不舍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有个结，这个结，也只有我能解，我们俩若往下走，也非得解开它才行。可是你要给我解开它的机会呀！你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怎么解？”

“谁要你解了？”她气鼓鼓地，总算搭腔了。

“我自己求自己解行不？”郁达夫挡住王映霞的去路，“映霞，你何以这样的多心，这样的疑我？我们两人到了这个地步，难道还能抛离得开吗？我们之间若有缘分，我只希望早些成功，再这样折磨下去，荒废事业且不去说，我的心和身体恐怕都不能

支持了。”

她脸一别，道：“我们都别做梦了，我至多只能与你长做朋友。只做朋友，就不会互相折磨了。”

他抓起她一只手：“不！不仅仅是做朋友！映霞，你以为我们还退得回去？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活！”

“我可管不了你！”她用力抽出她的手。

“你不管我，我就只有死了算了，倒落得干净，免得受煎熬！”他叫道。

她推开他往前走。他在后面叫道：“我真的要死，死给你看！”但她只是走，仍不回头。他急了，想也没想，纵身就往桥下一跳。霎时，他竟有一种飞翔的快感。“哗啦”一声响，他落入了水沟里，冰凉的河水淹没了他下巴以下的身体。这时他听到王映霞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：“救人啦——！有人跳水啦！”这声音如同天籁，直穿入他的内心深处，竟让他快乐无比！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水并不深，只齐他的大腿。他的身体湿透了，冷得直哆嗦。他平静地看着王映霞和几个行人奔到水沟边，其中有人向他伸出一根竹竿：“快，快抓住，快抓住！快上来！”

他却不伸手抓，盯着王映霞问：“你管不管我？你不管我就不上来！”

王映霞哭笑不得，大声说：“我管你还不行吗？”

他这才露出顽童般的笑，抓住竹竿，从污水中走了出来。

三

幸好离住处不远，郁达夫拿了换洗衣服，到澡堂洗了个澡，才又回到自己房间里。喝下王映霞替他熬好的姜汤，他浑身顿时就暖洋洋的了。他坐在床沿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瞟着王映霞。看着他那模样，王映霞不由嗔道：“没见过你这样傻的！”

他憨憨地一笑：“情人都是傻子。”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“又倔，又死皮赖脸！”王映霞用手戳了一下他的额头。

“别说得那么难听，这叫锲而不舍！再说，我要不死皮赖脸，怎么攀得上美丽高贵的王映霞女士？”他嬉皮笑脸。

“别说好听的了！你晓得我崇拜你，经不起你的魅惑……”她噘起嘴唇。

他抓起她一只手，轻抚着：“映霞，你看，我们好的时候有多好、多甜美！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了，好吗？这样一种苦，我真受不了，你有什么话，尽可以直说，即使是你不能爱我，或真的不爱我，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不至于真的赖着你，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。我渴望心心相印，两情相悦。”

“其实，你日记里那些怨我骂我的话，平心静气地想想，多少可以理解的，我也并不太介意……可我看到的不止这些。”她幽幽地说。

“还看到些什么？”

“那件事，你好像并没打算去做，或者说还没下定决心去做。你痛苦、矛盾、牵挂……我不知道，你究竟把我摆在什么位置？在你以后的生活中，有没有我的位置？”

“我晓得，这就是你的心结……映霞，你在我心目中，是至高无上的！可是，你别把自己和她摆在一起，好吗？你们是不一样的……她毕竟是我妻子，是我的家人，还替我养育了孩子，我的痛苦、矛盾和牵挂，是可以体谅的……况且，她快临产，此时提出那件事，对她来说太残忍了，她是一个可怜的人……”

她轻轻地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时常心怀愧疚，我不能逼你抛妻别子……可是，我怎么办呢？要我，还是要她，你总要有个决断。”

他想想说：“映霞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着急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这件事情若不解决，三年之后我一定死给你看！在这件事解决之前，我对你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，好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你能挨着我坐会么？”他红着脸，哀求道。

她坐到床上，挨着他，却垂头不语。他侧脸觑觑她，透过她鬓边的青丝，他看到她白皙的脸蛋泛起了酡红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搂住她的腰，她则把头慢慢地靠到他肩上。他呼吸急促起来，将她越搂越紧，同时她也抱住了他。

他们搂抱倒在了床上。他浑身炽热，像在燃烧。她身上的温馨气息仿佛是一种助燃剂，使他的欲望之火越烧越旺！他的脸因为冲动而呈现出痛苦的神态。他迫不及待地嘬起唇在她嘴上碰了一下，然后就吻住她不松了……他们很快就被他们的初吻弄得头昏眼花，喘不过气来了。

四

热恋中的郁达夫收到了妻子的来信：

“达夫，你又有女儿了。我生产很顺利，大嫂照顾得很周到，你尽管做你的事，不用担心……只是，开支越来越大了，手头十分拮据，我不好意思再向大哥他们开口，你手头若有钱，请尽快寄些来，以解燃眉之急……达夫，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回北京？每到夜深人静，我们孤儿寡母感到特别的孤单，要是你在身边和我们说说话，多好啊……跟你之后，总是聚少离多，天各一方。命运如此，奈何？妻无奢望，但愿你认真做事，谨慎为人，保重身体……”

透过孙荃娟秀的文字，他看到了一双充满了忧伤无助的眼睛。他的心因为愧疚而颤栗了。妻儿身陷困境，而他却在这十里洋场寻欢作乐，这无论如何都是他的罪过。荃君，我对不起你，你饶恕我吧，饶恕我……他在心里默默念着，心头一酸，一串泪珠从他黯淡的面颊上滑落下来。

怎么办？只有尽快给她汇点款去。他将信收好，又清点了一下钱包，匆匆往银行而去。可是走到街上发现密集的人群堵





郁达夫
在清溪之途

住了街道。他一问，才知为防止工人游行，租界戒严了，任何人不准通过。他急得直跺脚：“这如何是好？这如何是好？”

有人建议他走另一条街试试。他急忙趑身，来到另一个街口。但是这儿刚刚划出了一条警戒线，一排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如临大敌地站在那里。他向一个穿黑制服的中国警察求情：“我有急事，能让我过去吗？”警察瞥瞥他，摇头：“任何人不许过，这是洋人的命令。”他问：“那，几时能取消戒严？”警察说：“今天是不会取消的了！”他忿忿地：“路都不让人过，太不讲道理了！”

郁达夫想想，便走到一个英国士兵跟前，用英语说：“先生，能不能让我过去？我要去银行汇款，我妻子生孩子了，等着钱用！”

英国士兵瞟瞟他，摇摇头。

他火了，大声道：“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路过都不行吗？”

英国士兵也用英语道：“这儿是英租界，就是英国的土地。”

“你放屁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！”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英国士兵立即将枪刺对准了他的胸膛。

这时那个中国警察过来将他推开：“好大胆子，你敢顶撞洋大人！以为你喝了几点洋墨水就了不起？快走吧，弄不好把你抓去坐牢了！”

他狠狠地朝地上吐口痰，悻悻地离开了。

气愤，焦虑，自责，沮丧，哀伤，种种情绪积压在他心里，无法排解。他只好又来到尚贤坊，进了王映霞的房间。他坐在椅子上，紧紧地抱着皮包，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王映霞关切地问。

他眼湿湿的，不言不语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她又问，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。

“没，没什么事……”郁达夫下意识地瞟了手中的皮包一眼。

“你不说，我也猜得出八九分。”她说。

“你别乱猜，我心里急死了……”他神情惶悚。

她利索地拿过皮包，从里面摸出孙荃的信，伸到他面前：“是因为它是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郁达夫怔怔，颤声道，“我女人生产了，手头拮据，急等钱用……可街上戒严，我想去银行汇钱，却过不去，真急死我了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可是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要她来信才汇钱呢？你早该替她做准备啊！你对她，简直太不负责任了！”她疾言厉色。

“是的，我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……这都是我的罪！”他揪着自己的头发。

她读了一遍信封上的地址，问：“你打算寄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块吧。”

“这点钱怎么够？”

“我现在手头只这么多，过两天筹了再汇……不管怎样，我要负起为夫为父的责任！”

“嗯，这样才好……尽管我和你这样的关系，但是一个对妻儿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是不会去爱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这样，我会更爱你！”他忍不住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。

“你也别太忧心了，钱今天汇不了，明天总可以汇的，明天汇不了还有后天，她也不至于急这一两天的。”她安慰着他，用她温暖柔软的手摩挲着他的面颊。他享受着她的抚爱，一颗躁动的心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。

第二天他正要去银行，她坐一辆黄包车找他来了。她拿出一张汇款存根给他。她已经替他汇两百块钱给孙荃了。她问他：“你看够不够？”

“你……”他感激得一时说不出话。少顷，开玩笑道，“你真傻，我可没有还的啊！”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“嘻嘻，不是有人说，恋爱的人都是傻子么？”

他深情地凝视她：“映霞，谢谢你！”

“怎么个谢法？”王映霞调皮地眨眨眼。

他左右膘膘，见四周没人，便一把搂了她，在她耳根下亲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这么谢你够不够？”

她抱住他的脖子，娇嗔道：“不够不够。”

他不顾一切地捧起她的脸，两张嘴久久地粘连在一起。

五

与王映霞相爱的事，郁达夫没有跟家里任何一个人说。他觉得还远远没到时候。但这天偶然在街上碰到了二哥郁养吾，他便知道，纸已包不住火了。

这天本来是要往印刷所跑一趟，看看《达夫全集》第一卷印得怎样了。他邀了王映霞同往，两人挽着手信步而行，相依相偎，十分亲密。王映霞问他：“哎，一般只有要收笔了的老作家才出全集，你怎么也出全集啊？”

他笑笑：“谁规定要收笔才能出全集？我现在出，一是对自己的创作来一个总结；二呢，也想挣一笔版税。我现在的的生活，没有孔方兄帮忙也不行啊！以后有了新作，全集可以一卷一卷往下编嘛！再说了，相对于你来说，我不是老作家了吗？完全有资格出全集了！”

她就捏一把他的鼻子：“就是！你就是老作家，好老好老的了，幸亏还老而不朽！”

“嗬嗬，嫌我又老又丑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哟！”他打趣道。

“去你的，不理你！”她打一下他，手却将他挽得更紧了。

“有了这一笔可观的版税，我们就有组织小家庭的经费了，你呀，也不至于跟着我受穷！”他说。

“钱的事你还是少想吧，到时，我家里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当然，如果他们同意我们的话……你还是想你该想的，做你该做的吧，千万不要懈怠了你的事业。”她说。

“你放心吧！你以为，我成天除了和你恋爱，就没别的事了？小说、散文、杂论，我白天黑夜都在写，你越对我好，我就越来劲了！文学与爱情，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，缺一不可，它们也是我毕生的事业！”他语调高亢地说。

她仰望着他，喃喃道：“这也是我爱你的缘由！”

他冲她欣然一笑，感到心里有一股温泉在涌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二哥郁养吾从对面走来，叫道：“三弟，是你？！”

他也高兴地叫道：“是你呀二哥！”

王映霞迅速将手从他的臂弯里抽出来，落落大方地看着他们哥俩。二哥瞟了王映霞一眼，说：“我正要去创造社找你呢，没想到在街上碰到！”

他说：“我正要去印刷所呢，这么巧！”

王映霞礼貌地冲二哥点点头，说：“达夫，你二哥来了，就陪他吧，印刷所下次再去，我先告辞了！”

他忙说：“也好，你慢走，路上小心。”

王映霞一走，二哥就问：“这女子是谁？”

“哦，她叫王映霞，杭州王二南先生的孙女，其实是二南先生生长女所生，因王二南无子，便随母姓，过继以传王氏之宗。”他介绍说。他想二哥可能已瞧出端倪，心里怦怦直跳。

又寒暄了几句，郁达夫便随二哥来到他住的旅馆聊天。二哥告诉郁达夫，母亲身体还好，这次他路过上海去北京，母亲千嘱咐万叮咛，叫他一定来看看他。郁达夫知道，在他们三兄弟中，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就是他。二哥又问他，有什么带给孙荃的吗？郁达夫从身上摸出几张钞票来：“这一百块钱，你带给她吧，叫她多保重，信我就不写了，前天才写的。”

二哥接过钱，想想说：“本不想过问你的私事的，但我还是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想问问,你和那个王映霞是怎么回事?我看你们非常亲密。”

他知道瞒不过去了,坦白道:“不瞒二哥,我是十分的爱她。”

“你作何打算?”

“当然是想和她长久地在一起。”

“那,孙荃那里,你怎么安排?”

“映霞要求我有个清清爽爽的身子,才能和她成婚的,我也答应了。可是,我怎么和孙荃说得出口?我正犯愁那呢!”他烦恼地说。

“是不是想让我 and 孙荃说?”二哥问。

“不不,这个时候千万别说,她还在坐月子呢,对她打击太大了,以后再说吧。”

郁养吾叹了口气:“我晓得,你一直对自己的婚姻不满,也晓得你十头牛也拉不回的倔脾气,你自己的事,我也懒得说你了,好自为之吧!”

二哥话虽然这么说,郁达夫还是晓得,一旦二哥到达北京,就难免向孙荃透露口风的。果然,没有多久,郁达夫就知道,二哥没能守口如瓶。孙荃是从兄嫂的态度上看出苗头来的,他们忽然间对她变得格外客气起来了,于是她知道,丈夫肯定出了什么事情了。女人是敏感的,她问二哥达夫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,二哥的沉默昭示了一切。郁达夫料不到的是,在这样的情境下,孙荃会说出那样一番话来。孙荃哽咽着说:“大哥、大嫂、二哥,你们不用担心我,没什么大不了的,达夫爱上别人,也是早晚的事,我不怨他,只怪自己命不好,不能让他爱我……他爱上了别人,还如此牵挂他的妻儿,我知足了。他一个人在上海,孤独寂寞,日子难熬,有个知心体己的女子,替我关心他、照顾他、爱他,是件好事,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?不,我还要感谢她呢……”

当后来郁达夫从二哥嘴里听到这番话时,心中的愧疚又增

添了一层。

六

除了喝茶聊天看电影,逛商店也是郁达夫和王映霞恋爱的节目之一。这日进了一家鞋店,郁达夫叫售货小姐拿了双皮鞋出来,说:“映霞,这鞋式样挺漂亮的,试试?”

王映霞瞥一眼说:“这鞋我能穿吗?”

“怎么不能穿?”他问。

“太小了,给你北京的女人穿还差不多!”她说罢,掉头而去。

他心里格登一跳,追上她说:“请你别把我妻子搁在心里好么?”

“不搁心里搁哪里?绕得开么?”

“你……这不是找别扭吗?”

“是的,我是找了个大别扭……你以为,不搁在心里就不别扭了?”

他无言以对,随她走出店门,在大街上默默地走着。他欲替她拎包,也被她推开了。

“又生什么气呀?”他陪着小心。

“你是名作家,我敢生你的气么?”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他苦笑一下:“你不生气,嘴巴翘得能挂包了!别这样好么?别人见了会骂我,说这么漂亮的小姐我都欺侮,太不绅士了呢!”

“你绅士,你高尚。哪里会欺侮人呢?只是那件事情,从没听说有什么进展!”

“哪件事情?”

“你不知道吗?别装傻!”

“不是说了,多给我点时间吗?”





郁达夫
在情爱之途

“要多长时间，一辈子吗？你怯懦，你回避，怕跟家里说，怕伤你女人，就是不怕伤我！也许，你根本没打算去办！”

郁达夫忧虑地：“我们的事，即使我不说，家里恐怕也知道了……我北京的女人，要她不对你我干涉，默许我们结婚，我想是办得到的，所怕的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离婚，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，要多费一番手续。”

“我母亲的关节，由我去打通好了。”她的脸色开朗了。

“映霞，我们的爱情已不可逆转，精神上我们也已经结合了，我想形式上可以不去管它，我只希望早一日和你同居，我们早一日得到安定。”他说。

王映霞红了红脸：“我母亲要是不同意呢？”

“你母亲若是真爱你，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吧？只要你我心坚意决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”

“嗯，我想，今年之内，总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，达到我们的目的！”

“年内解决就好！但以我现在的心情来讲，怕就是三、四个月也等不得呢！”他抓起她一只手，紧紧地握着。

“耐心点嘛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！”王映霞眼珠一转，“哎，要不干脆我明天回杭州，去母亲那里把话讲通。”

“好哇，明天我去火车站送你！”郁达夫高兴地道，“可是，你不会像上次一样让我扑个空吧？”

“上次是你自己捕风捉影，怪谁呀？！”

她亲昵地拧一下他的胳膊，他疼得眼睛一眯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

七

1927年4月12日清晨，一阵凄厉的枪声将郁达夫从梦中惊醒。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，匆匆下得楼来，只听外面枪声如



炒豆子般持续不停，其间还夹杂着警笛声和呼喊声。他刚到门边，只见黄会计惊惶失措地从门外跳进来，反手关上门，靠在门上喘息不止。

郁达夫急忙问：“外面出什么事了？”

黄会计惊魂未定：“吓、吓死我了，好多当兵的和工人纠察队在对打呢！听说要缴纠察队的枪，要抓共产党！到处都在抓人、杀人。我出去走一路，踩了两脚的血！”

郁达夫惊得瞪圆了眼，想出门探探虚实，黄会计顶着门不让：“去不得，太危险了！”他只好回到办公室，拿出一迭文稿来审阅。但他哪里看得下去？几个月以来，他一直预感时局处于变换方向的途中，总有一天会发生某种逆转，现在果然不出所料，终于出大事了！

郁达夫扔下文稿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不停地抽烟。突然，大门被拍得砰砰响，他奔到门前，欲开门，黄会计拦住了他。他们倾听着门外动静。“达夫，快开门！是我！”门外有人嘶哑地叫喊。他一打开门，满身血迹的孙大可踉跄着跌进门来。

郁达夫大吃一惊：“大可，怎么是你！你受伤了？”

孙大可“哗啦”一声关了门：“我没伤，身上都是别人的血……我要换身衣服，你有吗？”

“有、有，”郁达夫搀着孙大可往楼上走，“大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昨天的革命军，今天对革命者举起了屠刀！抓左派，杀共产党，白色恐怖……你文章里担心的那些事都发生了！”孙大可咬牙切齿说，一脸铁青。

到了房间里，郁达夫打了盆水来，让孙大可洗去身上的血迹，换上衣服。他问孙大可：“局势如此凶险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只能带张华回杭州，暂时避一避了。”孙大可以说。

“好端端一场国民革命，也许就此葬送了！”郁达夫叹息道，